

後樂堂集

後樂堂文鈔卷七

鹽城陳玉樹惕庵甫著

請毀奄黨毛一鷺碑文啓

上學政王益吾師

昔明政不綱奄寺用事烹廟黷耗委鬼獶猖殺戮忠良覬覦神器毒流
薄海禍延奕世元氣朘削明社以墟雖當時已磔其屍而後世猶懷厥
憤祁門張瑗所以奏請剗其墓仆其碑也彼魏忠賢者本閹極之質秉
陰邪之姿叨竊非據恣睢固宜使非彪虎之徒似蟻附羶如蠅集臭抱
薪以助其燎掘泥而揚其波亦未必毒燄熏天狂爛沸地乃知鬼蜮嘯
凶鷹犬搏噬罪實同於賣國惡乃浮於元兇生昔遊學暨陽見學署堂
壁有閹黨毛一鷺碑記不禁憤填胸臆欲藉擊建福之雷砮斯頑石綜
覈一鷺爲人早掇巍科歷膺臚仕以士林而諂附權璫醜逆案而名在
成籍普惠之生祠可建虎邱之山石貽羞於呂純如之譖周忠介則不
知其妄於揚維斗之救周忠介則暗無一詞迨義民聚哭而鼓譟旗尉

倉皇而奔逃一鷺則匿廁全軀飛章告變借倡亂而磔五人於市復上書以安忠賢之心是其甘心附逆罔知廉恥較之呼九千歲列四十孫者殆無以異卽以泄吳而論旣撫民而得罪於民豈校士而有功於士未可以提學之故遂留其論譔之文夫猛虎文彩彪炳益張厥威鳩鳥羽毛紫綠不掩其毒苟有文而無行當以人而廢言縱非諛辭亦爲疥壁當時罹璫禍者如李忠毅繆文貞皆產暨陽至今綽楔巍峩行人瞻仰是邦素號忠義何地可容垢污且媚閹而榮者之惡不討卽忤閹而死者之憤不伸繆李兩賢行且銜悲泉下急宜鏟削遺文昇投烈炬書其罪以榜通衢爲之記以垂來世彰癘之義以明犇競之風可挽此亦正士習作士氣之一端也生素懷忠義疾惡若仇臨啓無任急切之至王益吾師曰此一鷺所爲題名碑記也毀之則題名諸人闕而不備卽又不便補作且一鷺之黨附逆閹罪惡彰著衆所共知其文字之

存留與否無足深論果係他人作記爲一驚稱頌功德毀之宜也如此題名記文似不得以王振功德碑爲比留此快論存之大集亦足伸忠義之氣而禱奸回之魄未始非有裨世道之一端耳

海溢乞賑啓

嗚呼甚哉禹蠲之不仁也何讐於吾邑瀕海之民而殺之以爲快乎憶昔歲在辛巳六月二十二日風潮驟湧溺斃無算歷十數寒暑瘡痍猶未復也連年鹹潮逆灌饑饉僅存臻食不充腸衣不蔽體槁項黃馘面顴形鳩竈境糧稅向不蠲除饑寒交迫敲扑不免每屆八九月間逃往江南就食者不絕於路歲無凶樂同此顛連海若有知當亦可以矜恤之矣不意今年六月十三日卯刻颶風大作海水沸騰如萬馬從空而下瞬息至前雖有潮墩奔避不及縱有舟楫救援不能頃刻之間村落男婦無小無大盡入洪濤滴水之中灌口入腸腹膨如鼓死者不可以數

計有一家十數人無一人存者有一村十數家僅存一二人者有一家
十數人以繩自相聯貫聽其隨波逐流而沒者有自縛於扉以求生而
仍不獲生者蓋海嘯殺人甚於河決以河水淡而海水鹹也雖然死者
已矣吾曹雖欲救之而不能矣棺殮而外別無可以盡心之處所難堪
者此未死者耳體被醃漬困憊已極匍匐至家而骨肉不可見矣親朋
鮮有存矣室廬畜產及所有什物不知何往矣心悽腸斷泣不成聲欲
爲薄粥以療渴饑而求糧不得求薪不得求水不得求火不得平日所
鑿陂塘以備飲汲者至是盡爲鹹水所據求升斗淡水以澡其身而不
可得赤日炎炎熏灼如火求一椽之棲一株之蔭而不可得則唯有暴
露風日之下僵臥頽壁之間奄奄待盡一任天之或生或殺而已矣兵
燹之餘無此慘苦望援之切迫於饑年凡有惻隱孰無哀矜同處一邑
豈忘拯救但自鬪龍港北岸至新洋港南岸又自新洋港北岸至射陽

湖海口南岸南北約八十里同爲鹽境待賑者約數千人同爲鹽民既須散米以延其命復須築室以庇其身須資旣多羅掘非易當被災之次日同人聞知急撥局欸兼解已囊購米購餅購棺購席兼載水以往而南洋岸好義之士已有聞信而先往者短衣草履沿途勘視每日給米數升水一器使煮以療饑復予席兩張使支以蔽日僅及新洋港南北兩岸距兩岸在十數里外者未能遍及事隔數日其已經散給者當已罄竭無餘其未及賑濟者更恐死亡不免雖救人而不能生人我輩之力可謂盡乎我輩之心能遽安乎此集腋之舉所以迫於救火而告急之書不能不遍投於朋儕也夫同處天地覆載之內同爲父母愛養之身彼何罪何辜而罹此厄我何功何德而獲所安以我幸安不救彼厄是彼之身未死而吾之心先死是彼之身因溺而死而吾之心不溺而已死也且驟罹浩劫同逐鯨波尙有子遺不葬魚腹此蒼蒼者固已

欲生之而不忍盡殺之矣使不繼之以粟聽其喚癸呼庚不庇之以廬聽其雨淋日曝則不以水死者將以饑死以疾死是天所欲生者而吾不欲生之天所不忍殺者而吾竟忍殺之也嗚乎海若之殺人也以水人之殺人也以心海水之殺人也以隨風而轉人心之殺人也亦可聞風而愧一念吝刻之心不難殺人一念慈祥之心亦不難生人我殺人者天亦殺我兼殃我之子孫我生人者天亦生我兼佑我之子孫然則非我殺人也乃我之自殺其子孫也非我生人也乃我之自生其子孫也違天不祥行道有福在自審所處而已論語子路問聞斯行諸集解引包咸謂爲賑窮救乏之事晉書天文志陰德陽德二星主周急振無知儒者勵躬行與上天眷有德未有先於此者敬告同人早捐錢粟自盡心力兼勸親朋捐日用不急之費以留有餘所省已多所濟甚大施當其厄無逾於斯如任事諸人侵匿一粒一錢霆擊火燔殃流後世

毛詩異文箋叙

漢興言詩者四家自齊魯韓亡諸儒言詩一以毛詩爲宗孔穎達言毛詩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今觀王伯厚詩考所載詳矣而猶未備顧三家字與毛異毛亦與毛異關雎曰君子好逑兔置曰公侯好仇仇即逑也式微曰胡爲乎泥中泉水曰飲餞于禰禰即泥也一卷之中字不同矣谷風曰比予于毒曰伊余來暨余即予也君子偕老曰玼兮玼兮曰玼兮玼兮玼即玼也一篇之中字不同矣伐檀之首章曰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即兮也行葦之三章曰四鍤既鈞舍矢既均鈞即均也一章之中字不同矣凱風曰晬晬黃鳥晬晬即晬晬也碩人曰碩人其碩其碩即碩碩也公劉曰於時廬旅廬旅即廬廬也一句之中字不同矣況全詩三百篇其訓同文異者何可勝道其中有今文古文之分正字假字之別或後人竄改雜以訛俗亦不免焉先君博覽羣籍

尤深於詩 祭酒王益吾師爲先君譔墓誌銘畧云君諱蔚林字松巖縣
學生性沈默寡語笑于書無不窺尤深于詩嘗謂毛鄭舊說善矣然詩
義廣博宜以吾思通之墨守一師不務明經旨病與牆面等故其爲詩
沈潛本經博稽衆論其有不合反復求之古文段借以定其指歸所著
詩說二卷如釋思須與漕以須爲湏誤字湏是沫古文沫漕皆衛地旣
種旣戒據陸氏釋文春秋左氏傳種種徐本作董董以證種董通用種
戒訓如左傳之董戒其精思絕詣皆此類 淮安府志陳蔚林諸生有
至性事本生父母暨嗣父母皆盡孝養推所得貲財予從昆季而以敝
衣疏食自處拯卹窮乏不少吝處友生閒以敦行立節爲規而後文藝
嘗病嚴氏經義叢鈔所載王述曾毛詩異字考疏脫謏陋所舉僅百之
一二思作續考以補其闕昊天不弔齋志以歿玉樹束髮受書即聞詩
訓命塗多舛弱冠孤露橐筆四方奔走衣食繼述未皇夙夜疚心會瑞

安黃漱蘭侍郎督學江南以經術提倡多士望風振訊負笈暨陽鑽研
詰訓粗窺門徑考證異同區別雅俗不敢望文虛造而戾古義亦不敢
墨守成訓而鮮會通局戶二載成書十有五卷放趙氏坦春秋異文箋
俞氏樾禮記異文箋之例命之曰毛詩異文箋丙戌冬丁亥夏錄稿兩
呈學政王益吾師稱其引證該洽唯以體裁未善爲嫌遵守矩矱更定
條例芟剔繁蕪僅存十卷易稿數四書廼告成心思之所弗逮缺漏當
亦不免嗣有弋獲訂爲續編糾謬桀誤是所覲於當世之博雅君子光
緒丁亥季冬月朔

爾雅釋例序

爾雅者孔子之所作也古者天子立大學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孔子生春秋之季旣不得行先王之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故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不言樂者方氏論語偶記所謂樂在詩禮中也今觀爾雅一書所釋詩爲多而書次之豆籩瓦登之器冠於釋器之前祭祀講武之禮繫於釋天之後而釋樂有專篇詩書禮樂此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者故以雅言明之而爾雅亦釋之若易象春秋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夫子雅言不之及爾雅亦不之釋焉爾雅所釋卽夫子所雅言夫子所雅言者卽夫子所以爲教夫子所以爲教者卽樂正所以爲教也揚子雲云典莫正于爾雅張晏注漢書曰爾近也雅正也釋名釋典藝亦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論語之雅言孔安國鄭康成皆訓雅爲正故劉台拱論語駢枝焦循論語補疏宋翔鳳論語發微皆謂雅言爲卽爾雅而大戴禮孔子三朝記載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觀于古可以辨言古卽釋詁之詁言卽雅言之言而爾之爲義曰近此又朱子所謂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

實者也雅之爲義曰正卽學記所謂大學之教必有正業朱子所謂易掌於大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非正業唯習詩書禮樂爲正業也然則雅言者以爲正業而言之爾雅者於學人最爲切近之正業也魏張揖上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揚子方言鄭志答張逸謂成於孔子之門人郭璞言爾雅興于中古其意亦主周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以釋詁一篇屬之周公今攷謔浪笑敖爲衛莊之詩黃髮兒齒爲魯僖之頌而釋詁併稱之未見其成於周公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正以爾雅爲夫子所作故卜氏以爲疑此與論語雅言皆孔子作爾雅之明證也漢書藝文志六藝居首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爲次而爾雅三篇二十卷與五經雜議十八篇並列於孝經五十一家五十九篇之中不與史籀倉頡凡將急就列於小學十家四十五

篇之內其次於五經雜議之後者爾雅所釋非一經與雜議同也其列於孝經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即樂正所教之詩書禮樂而爾雅爲詩書禮樂之鈐鍵與孝經皆入學之初所宜誦肄爾雅之列於孝經也猶之弟子職之列於孝經也漢人已躋爾雅於經而千百載後猶有謂爾雅自爲一書不附經義者何其妄也近儒於諸經多有釋其例者而於爾雅獨未之及近儒注釋爾雅者有邵晉涵邵懿行嚴元照翟顥臧庸錢坫錢繹王引之俞樾諸家於其例由未之及夫不明於經文在上之例則不知幾汔萑薹鷄鶩之爲誤倒矣不明於經文在下之例則不知幬謂之帳閱謂之門之爲誤倒矣不明於文同訓異之例則不知譔之訓敬當作譔琛之訓寶當作琛矣不明於文異訓同之例則不知宜之訓事當作官禧之訓告當作禧矣不明於相反爲訓之例則康之爲苛不可通因有執抗荷爲說者矣不明於

同字爲訓之例則嗟之訓嗟不可通

釋典正義文選漢書賦注兩引

嗟也是嗟字在下之證

因有讀咨嗟爲句者矣不明於名同文異之例則不知其

莖茄之茄卽其葉遺之遺唐棣移之唐卽常棣棣之常矣不明於文同

義異之例則不知竊脂之竊非竊元竊藍之竊矣未成毫之成非未成

羊未成雞之成矣不明於名同義異之例則不知宛中之宛邱非邱上

有邱之宛邱矣不明於名異義同之例則不知如渚之渚邱卽澤中有

邱之都邱矣不明於一字重讀之例則鷄欺老扈鷄之老鷄蹄跂善升

颶之蹄爲不可通矣不明於因此及彼之例則釋天之釋祭名講武旌

旗釋魚之釋龜貝螭螭虺蛇爲不可通矣不明於郭氏改經之例則不

知汝爲潰之潰衆家作涓郭改潰轉謂潰爲涓之誤矣不明於釋文改

郭之例則不知陽予也之陽郭本作陽釋文作錫妄謂陽有賜音矣玉

樹受經於定海黃元同先生竊聞其緒論知釋爾雅之不可無例猶之

釋諸經之不可無例也於毛詩異文箋既就之後即從事斯經不憚倫
勸干流其義例之所存或與他書所同或由後人致誤舍之則無以迄
於明備亦兼釋焉權輿於箸雍困敦之陽月求酋於上章攝提格之辜
月艾歷二載成爾雅釋例五卷於犍爲文學孫李樊郭之注陸氏之音
邢氏之疏暨邵氏正義郝氏義疏嚴氏匡名翟氏補郭臧氏漢注錢氏
古義釋地四篇注王氏述聞俞氏平議之說皆有所律適亦皆有所匡
皇至錢氏疏證則未之遘也自維腹笥康虛識解庫淺紛繆漏略膺亦
不免海內梗較之士有攻台之短者乎此則錫畀甚篤而爲予所愷康
而愉懌者也惕庵陳玉樹自序

卜子年譜叙

天地有牖民之心而不能言聖人代之言六經者聖人之言實天地之
心也無六經則聖人之言不可見即天地之心亦無由見矣天地之愛

護六經也與愛聖人同有能抱守遺經於湮晦之餘者天必況施神明之壽以繇衍聖人之緒於不墜故伏生轅固生皆秦時人至漢文景時年九十餘而尙存竇公爲魏文侯時人至漢孝文時年百八十歲而尙存卜子爲定哀時人至魏文侯時年百有餘歲而尙存無他存伏生以存書也存轅固生以存詩也存竇公以存樂也存卜子以存羣經也此亦可見天地之心矣當孔子歸與發歎還轅闕里與羣弟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及門之士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時儒術號稱至盛未幾兩楹夢奠素王告殂其有散遊諸侯訓聚徒衆如曾子居武城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竝相繼淪逝不可復作下逮戰國之世六籍益替九流竝興至聖微言不絕如縷獨賴卜氏以期頤上壽而又值好古賢君傳布經學爲海內大師俾東山之緒復振於西河其功固不在鄒嶧下也今試卽其功詳言之爾正子夏所足張稚讓言之論語

子夏所撰鄒康成言之論語崇爵識亦云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
微言惠氏棟謂卽論語也於易有傳於詩有序於禮有喪服傳有夏小
正傳有易本命篇於樂則論今樂古樂之別暢發其旨於魏文侯於書
亦有發明章句之功見於後漢徐防所言於詩則授高行子或云以詩
授曾申由是而李克而孟仲子而根牟子而孫卿子至漢遂有大毛公
小毛公之學春秋則授公羊氏至漢遂有胡毋生董仲舒之學春秋又
授穀梁氏至漢遂有江公蔡千秋之學吾嘗謂無曾子則無宋儒之道
學無卜子則無漢儒之經學宋儒之言道學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
於曾子漢儒之言經學者必由荀毛公穀而溯源於卜子是孔子爲宋
學漢學之始祖而曾子卜子爲宋學漢學之大宗也又嘗謂羣經之置
博士不始於漢而始於魯魯有博士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繆公之爲
也孔子之功也爲博士置弟子不始於漢而始於魏魏有博士漢書賈